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一一冊目次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一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一六一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三五九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序

宣城吳街南先生績學好古閉戶樂道其
等身每立一言皆足以挾理法而植綱常羽翼聖門
學者翕然宗之茲手輯剛義一編僅別錄耳第諦觀
小序詞約旨深固非苟作者且集中所載多恢奇瑰
異可喜可愕之事卽小夫婦孺閨之盡能興起其於
世教裨益良多予因之重有感焉自孔孟之道未明
仁義之行不立而甘心負義者乃日甚史冊所傳君
臣師友間反顏事仇操戈入室往往不免君子所爲
長太息也然天地之經如夜復旦原不盡泯學士大
夫所顯背而細民微物輒隱相維繫街南表而出
之以警斯人而覺後世自氓工僕隸下及歧飛蠢動
之屬苟協於義則必亟登焉比事連類傳疑徵信其
致力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顧是書久藏篋衍今
春其門人沈子元珮始出以視予予瀏覽卒業命兒
輩授之開雕至校讐之事屬之沈子而王子次云互
有參訂予樂是書之流布爲序其簡端抑吾聞苟卿
有言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讀是

編者其亦惕然汗下反而覺悟也哉歲在強圉大淵
獻八月朔日朗陵蓬菴劉楷撰

序

論語一書與門弟子問答詳於爲仁而罕及於義孟子七篇則仁義並舉爲多而於義利之辨尤深切著明至微之以弑奪方之於穿窬其時去孔子僅百有餘歲岌岌焉爲世道人心之坊已若是街南吳先生涉衰世之末流身所覩記有概於中歔歔感觸殆有什伯於子與時者此闢義之書所由作歟予性散誕不事講學然竊聞街南緒論矣以明誠爲入德之基以精義爲制事之本尋繹斯言固粹然鄒魯心傳也

本小

樂

子不云乎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君子喻於義它若比義徙義未易悉舉然則魯論之言義亦綦詳矣且夫義之爲用匪獨兼濟夫仁直貫乎三達德者也仁易流於姑息有時大義滅親而不害其爲仁以義爲之裁制也智者善於觀變趨避之計工則君親之誼薄非見之不明由義之勿踐也氣矜之勇不可以終日苟能集義以配道剛大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雖然此猶爲學問言之也觀街南所錄若民若工若隸卒若婢僕之屬人也乎哉幡然物也彼蹄者角者歧

息者蠕動者泥潛而羽翔者之微蟲又何知夫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古今奇節獨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者亦安用吾闢義爲也是編亟登廝養而翁收猥瑣蓋以媿夫服習聖賢之教而不得比於禽蟲者薛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無關世教雖工無益也街南學有師承平生撰述皆以綱維名教爲已任闢義特其一耳中壘父子以沈生之不忘其師爲之副墨流行竝好義不倦者也予故樂觀其成而論叙之如此

康熙歲丁亥日中秋雪坪梅 庚撰

樂

舊序

錄民物備矣民以上闕弗詳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民
工僕隸罕習典故盲僂失道然秉彝未泯激於義固
也禽獸去人霄壤顧不待教戒往往與義合何與古
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莊生曰人無人道爲陳人余意
今人求近於義獸不可得焉得而人之人之者怨辭
也譬有君臣父子昆弟之別果然生相聚死相赴今
人瀆倫傷教臨小利害死生相背負者幾何而不爲
然孽所姍笑也然則吳子之爲是書也比物醜類蓋

蘇園
藏板

將使天下憬然知人者五行之秀雖參兩鮮克勝任
惴惴忝生是懼庶幾媿生悔悔生奮居今稽古充義
至盡求無毫髮繆而後卽安毋徒遜民工僕隸輩以
義特聞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昔覃季子爲子纂狗薺
草木有益於世者悉載柳子厚嘗稱之宋袁子龍取
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類爲書使人隨物自省署曰
坊雅今二書皆不可復見吳子大指與子纂坊雅同
其類寢廣其義彌著足以補二書所未逮况吳子湛
思服古非法不言諸撰著裨助風教數十種闡義一

編猶行千里者先足武必執是以盡吳子底蘊則非
也或疑雜非經史例余曰此吳子衰世之感存以翼
經史者也芭山張自烈撰

蘇園
藏板

關義總目

卷一

義民

卷二

義客

卷三

義屬

卷四

義弟子

卷五

義童

卷六

義工

卷七

義卒

卷八

義道士

卷九

卷一

藏板

義僧

卷十

義女

卷十一

義奄

卷十二

義隸

卷十三

義僕

卷十四

義婢

卷十五

義丐

卷十六

義屠

卷十七

義盜

卷十八

卷一

藏板

義優

卷十九

義娼

卷二十

義獸

卷二十一

義禽

卷二十二

義蟲魚

卷一

三

藏板

劉沆雲起

劉運灝鴻起

南陵後學 劉應熙廣起 授梓

劉沛霖起

劉燾彤起

同邑門人 沈廷璐元珮 校閱

恭閱姓氏

梅庚雪坪

施彥恪孝虔

沈廷謨又阜

程元愈借柳

王可第次云

沈廷珩介錫

黃祖辰念爾

梅瑑成文常

劉倬瑞宜士

趙汝僅希孫

張立禮又庭

秦與文素賓

徐敏求仲

施璫質存

門人 鍾銘文有錫

袁啟旭士旦

孫韓何子參

李先春萬資

沈達公原

史五常六有

吳家璫彥僕

沈廷瑞兆符

湯逸希白

袁又安漢公

弟 吳謀公近齋

吳參公位三

男 信侯 正字

孫 世禔

關義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民 凡農漁樵賈皆入民部

街南氏曰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民果臣擬哉顧蒙耳弗書史習也稷稷耳弗冠帶倫也又疎逃而非手足股肱屬也其于君也可去可就后可仇也吾安吾室家而無死亡無竄徙足矣安問其他故周可以秦漢可以莽苟有

卷一

蘇板

以安之則亦從而後之已耳其或仗義以伸所欲爲而民病其擾皆曰毋庸也而天下之繩義者亦弗之及嗟夫民果臣擬哉顧子觀于前代編戶窮廬慨然激烈未嘗不問出于君亡國破之際不啻夫委贊之誼者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非耶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含牙戴角之倫靡不各效其靈于所當報况率土之義乎闡義首民世母謂蚩蚩者不足語也

馬適求

漢

馬適求鉅鹿男子王莽篡漢適求謀舉燕趙兵以誅之大司徒王丹覺發以聞莽遣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死

趙明 霍鴻 漢

居攝元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自茂陵以西至沂三十縣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于是攻長安燒宮寺殺右輔都尉發令衆十餘萬火見未央殿莽日夜抱孺子禱宗廟遣諸將軍破翟義又擊明等殺之

華文榮 六朝齊

梁王將殺齊諸王鄱陽王寶寅家閩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夜出寶寅具小船于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屨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戌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

敬珍 敬祥 北魏

東魏高歡之西伐也。蒲阪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稱兵西上，而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二人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倚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

周禎 唐

周禎，會稽人。永徽時，四境盜起，禎乃糾鄉人拒之。衆寡不敵，賊誘之從爲亂。禎怒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

袁人傑 唐

袁人傑，無爲人。唐末盜賊充斥，人傑以土豪招集強壯，保障一方。賊入犯，人傑挺身出戰，度不能支，仰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遁去。鄉人收葬，廟祀之。

景林洙 宋

景林洙，通州人。王均叛州，有人應之。林洙率鄉兵拒戰于州北，兵敗不屈，爲賊所戕，首隕而身不仆。跨馬奔歸州城東北隅，人訝而呼之曰：君無首矣，始墜，邦人卽其地廟祀之。

郭靖 宋

郭靖，開禧時高喬民以亂故，鄉人推爲土豪。巡檢吳曦叛，四川民不願臣賊，棄田宅，攜老弱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賴以不死。賊盡驅驚移之民，使還故土，皆不肯行。靖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徒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今又爲賊所逐，願死此，爲趙氏鬼，遂赴水而死。

江仲明 宋

江仲明，台州人。方臘之亂，仲明負老母逃入山澗中，倖遇冠于東城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誅以文。

潘釜 宋

潘益蒼梧人有異性常儒衣持一大嬰兒行坐獨語儂
智高陷邕至梧城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何如益
曰汝一賊爾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陷
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
賊怒殺之

周中 宋

周中世居濰州金人攻城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
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
興六年以周事之請議贈以官

熊飛 曾逢龍 宋

熊飛曾逢龍皆東莞民元呂師夔度梅嶺二人起兵
會趙潛復韶州廣州已潛使飛及逢龍禦之於南雄
逢龍死之飛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
飛率兵巷戰兵敗不屈赴水死

張德興 傅高 宋

張德興淮人傅高司空山民德興與淮西瑩人原素
劉源等起兵高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
元賈居貞鄭鼎將兵拒之兩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鼎與德興遇戰不勝而死元乃
襲司空山寨復陷黃州德興遇害三子被執高變姓
名走尋被獲亦死之

博雞者 元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
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至正時袁有守多
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
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
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
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
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其能因讓
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貴誣
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
臂乎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
人遮豪民於道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
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復自策
其馬麾衆擁豪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
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

鳩宗族僮僕百餘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關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從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法也敢用是爲怨又投間巇汚使君汝罪當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叩頭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臺御史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御史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蕭景茂 元

蕭景茂龍溪人南勝民李志甫作亂景茂與兄祐集鄉丁拒戰兵敗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元民死爲元鬼豈從汝爲逆耶賊怒縛景茂于

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決其口至耳傍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褒表之給錢以塋

鄧可進 元

鄧可進乳源人至正中彬寇圍乳源甚急可進率若兵并其子弟死守遣其子一源間道趨韶上方略同知買住遂率兵破賊已而賊復悉衆來攻凡兩月糧盡可進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若破日民無一人降者

東湖樵者 明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突至浙東臨海縣東湖上賃居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者曰新皇帝登極樵者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者痛哭投湖水中死

宋味古 明

宋味古會稽居民也燕兵破京師建文帝出亡味古聞之每夜於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慟哭月餘怨家告之逮捕治其子請代釋之

張弼 明

嘉靖時武定侯郭勛怙寵專恣所爲不法給事臧賢李鳳來等劾奏之上覺其橫給事高時盡發勛不法事遂詔逮勛下獄加高時俸一級先是御史楊爵上疏言帝失人心而致危亂寵勛過甚上怒下詔獄至是御史浦鉉按陝西上言勛之奸楊爵首發之今高時受賞爵亦宜宥疏入帝怒逮鉉杖於午門七日而斃戶部主事周天佐亦上疏救鉉復杖天佐六十下獄死殯于釋宮張弼者市民也素不識佐往釋宮奠而哭之慟士大夫聞者爭歎服曰匪弼之義佐與鉉之義也匪佐與鉉之義爵之義也誠能動物其是之謂乎朶甘之哭余忠肅王振僕之哭薛文清并弼而三矣

保安賈 明

經歷沈公鍊以疏劾相嚴嵩父子謫保安至未有舍保安賈某見之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遂徙家家鍊里長老聞知鍊狀皆大喜爭遣其子弟從鍊學又爭爲鍊置嵩以爲快乃爲偶人二象唐李

林甫宋秦檜及嵩而射之語聞於嵩嵩父子益銜之使其客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以白蓮妖黨捕誅

錦衣獄賈 明

刑部尚書趙公鑑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書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者再偶入坎窞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既拷訊宜爲雙足計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審且夾其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公削籍歸

吳叟 明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于有司卽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

桀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翦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寨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持挺急馳之而曳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曳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賈汕人李登 明

墓欄

萬曆二十年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因共推軍鋒劉東陽爲長許朝土文秀等從之相與入帥府執巡撫黨麟副使石繼芳殺之全陝大震朝廷命經略鄭洛總督魏學曾甘肅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師圍寧夏久無功引水灌之賊墮門斷塹固守有賈汕人李登者跛而眇負畧擊木而歌於市曰墮之不潰而狃于痛危巢不覆而今梟止監軍御史梅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召問計登曰賊可間而使自圖也請

以三劄行乃縛木以渡夜見承恩於東門承恩見其貌而笑登曰將軍何笑爲登之跛且眇耶然將軍之雄傑懼瀕于死幸得登而生城旦夕且破矣東陽束手受戮耳夫東陽所養賤役一旦計窮無所之則亦已矣將軍父子樹百戰之功爲朝廷保塞分符受勅世爲上將軍而甘從廝養之徒駢首就戮身名俱滅計亦左矣今監軍多將軍之功且惜將軍之才知將軍之非首謀也故欲脫將軍而生之軍中故不乏使所爲使登者以廢疾之人不駭視聽故私使授計於將軍將軍亦聞咸寧之事乎安化之變咸寧陷賊中業已受僞命矣一旦反計乘間蹈隙藏逆璫而自歸於國卒受上賞封侯印名高天下向使咸寧守前策而不變亦爲鯨鯢戮矣此寧夏已事也將軍誠以此時殺劉許以自歸於國故將受券列爵不失咸寧之功願將軍之熟計之幸有意聽登卽不聽願死麾下承恩心動許之遂致劄而歸又問道走謁東陽及朝說之東陽朝亦心動登又致劄行會寧夏人周國柱者署東陽幕以計殺東陽及朝城遂下哱氏伏誅

關義

卷一 義民

三

墓欄

任韓二館人 明

任兵憲環嘗爲吳丞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禦之。兵故市之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獸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鎗手不舍竟死丞以間逸去而韓戶部叔陽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車從冰上行會冰薄車破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傍有施繩釣下救者縊且及館人號曰左披髮者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縊釣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王世貞曰士居平誦書信眉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夫二館人鄙人耳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王朝佐 明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使馬堂推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鎗鎗通衢

覲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撻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其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逋近騷然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州民譁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乘墉發強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臂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闕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於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嘆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時饋遺不絕而中使骸頓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

長興寡者 明

長興寡者有母而貧不能養其從父富饒爲酒醢客召寡者侍寡者就席凡糗餼物竊竊裹而實之袖中諸客目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卮爲壽有問家僮報失卮客相顧曰吾屬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闔門而搜搜先寡者寡者自承從父曰卮安在答曰傳而出之矣待旦旦而從父往索卮寡者曰鎔之矣有數椽請奉父以抵卮抑去此則吾母無所栖止願少待必以奉父從父聊寬之與爲期日居數月有客來語從父曰向夕夜不勝酒而先亡去偶置卮樓簷間得母索卮枉僮奴輩耶從簷間求之果卮在焉從父急召寡者猶理先說從父曰癡兒卮故在何自誣寡者曰大人爲酒置客召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兒寡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且大人致客寧忍使客受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泣曰我幸贏有二子吾寧子汝卽復爲酒召前客使寡者侍爲言寡者於諸客諸客皆歎嘉嘖嘖謂直不疑

不能及也從父分家財爲三養爲子焉名山藏

顏佩韋五人 明

五人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佩韋賈人子家千金然不欲從父兄賈而獨爲少年任俠游里中咄咄莫敢忤逆黨魏忠賢用事誅僇諸正人以講學坐吏部周公順昌矯詔逮之吳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肆虐於吳民益怒佩韋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願爲吏部直者來市人切齒或搏額籲天欲趨裝走京師聲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等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令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躪泥淖沒脛衙吏部昇肩輿衆爭弔吏部佩韋等大哭抵西署署設幃幔儀仗應龍與諸提騎立庭上氣張甚其下陳銀鑄鈕鑰諸具衆目屬咽諸生節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以忤璫逮詔獄百姓怨